

詩語背後

莞香的故事

◆ 木木

莞香之名，久有所聞。不過，省委黨校的課堂裏，專門開設講授莞香的課程，這是沒有想到的事。

廣義的莞香，作為傳統香品，採自一種名叫白木香樹(又名沉香樹)的喬木。每年臘月為採香季，在成年活樹上鑿採香塊作原材料，然後按傳統工藝製作，成品依質地分為白木香、鑲頭香、沉香、牙香。香樹成年後初次鑿採稱「開香門」，所採之物即白木香，是初級香品；從舊香口鑿採下來的香塊叫鑲頭香，運用較廣，但基本不含油質，還算不上真正意義的莞香；沉香是莞香的代表性品種，採自富含油質的老香樹，將香塊整體鑿下來，精心剝去無油質部分，留下脂肪結晶體即成；牙香又名女兒香，是莞香中的精品，油質豐富，被香農精心鑿製成一條條如手指大小的馬牙形，奇貨可居，價格高昂。

據載，白木香樹製香工藝最遲於唐朝初年傳入嶺南地區，宋代以後普遍種植，至明代形成了以東莞寮步鎮香市為首的廣東四大圩市：寮步香市、羅浮山藥市、羊城花市、廉州珠市。白木香樹分布廣泛，在今天的廣東、廣西、海南、福建、雲南省很多地方都有沉香出產，而以惠東奇楠香為最。東莞地區最早對白木香樹進行人工培育，改變了沉香生產「靠天吃飯」的被动局面，產量質量趨於穩定，逐步形成收購、加工、交易一條龍的完整產業鏈。自此以後，嶺南沉香，咸稱莞香。歷朝歷代，莞香都被列入貢品，並遠銷海外。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嶺南大學者，他在《廣東新語》中講到人工種植對沉香產業發展的意義：「蓋自有東莞所植之香，而諸州縣之香山皆廢矣。昔之香生於天者已盡，幸而東莞以人力補之，實之所存，反無名焉。然先香二山，至今未嘗無香，而地苦幽深，每為虎狼所扼，蓋三谷之珍，故不欲盡出於人世也。東莞香田，蓋以人力為香，香生於人者，任人取之，自享其力，鬼神則不得主之也。」

不過當時東莞指的是東莞縣，轄地遠大於今天的東莞市。唐至德二年(757年)設東莞縣，轄今廣州增城區、東莞市、深圳市、中山市、珠海市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此建制直至南宋中後期。在這一廣闊的地域和水域內，與沉香產業有關的地名很多，如香山、香洲等，當然最著名的還是香港。

東莞縣及其周邊的香農把各自生產採購的香品香料，用小船運往東博寮海峽北岸一處名叫石排灣的港口，集中分檢裝船後，北上廣州港，南下東南亞。久而久之，港口便被稱作香港，知道石排灣其名的反而少了。鴉片戰爭中，一批英軍在此登陸，問當地居民他們登陸的島嶼叫什麼名字，居民順口回答「香港」。於是，整個島嶼被稱為香港，石排灣一帶則改稱香港仔。香港日治時期，這裏被改名為「元香港」，意為「香港的起源」。

香品香料歷來被用作藥物，有鎮定安神止痛助眠的功效。民俗活動素有熏香辟邪的儀式，佛教道教等宗教活動亦有焚香祭拜的環節。有宋以來，焚香用香日益成為文人雅士的閒情逸致，與品茗、插花、掛畫並稱為修身養性「四般閒事」。香席也和茶道、花道一樣，發展出一套精緻的禮儀規則和流程，宛然名士生活的標配。香的藥用功能被賦予精神含義，構成了中國文化傳統中極富特色的部分。對香品的多樣化需求，激活了香料貿易，在以廣州為重要節點的海上絲綢之路上，莞香長期是主要貿易品種之一。

莞香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蘊含的巨大經濟價值，成為近年來東莞市弘揚傳統文化、打造城市名片、挖掘經濟新增長點的載體。2009年7月，東莞以寮步鎮為中心正式啟動「莞香文化項目」系列工程，以文化建設為統領，產業發展為動力，全方位復活古代香市，着力打造現代香都。

十多年來，有關工作從三個維度展開：一是組織研究力量，挖掘香市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增強文化自信和認同感，全面提升寮步的人文氣息和文化軟實力。二是以香市文化建設促進文商旅融合，構建具有寮步特色、東莞特色、嶺南特色的香市旅遊文化體育休閒業。三是旅遊業發展帶動人流物流，打造現代商貿大平台，形成香品香料的世界性銷售網絡及香薰養生產業，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過多年努力，寮步鎮先後獲得了「中國沉香之鄉」、「全國特色文化產業示範鎮」等榮譽稱號。2014年，「寮步香市」與「莞香製作工藝」雙雙晉級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寮步鎮以此為動力，不斷發掘香市文化內涵，建設香市文化的物質載體，包括香市公園、中國沉香文化博物館、香市古街等。一年一度的沉香文化藝術博覽會和莞香文化藝術節，年均吸引遊客超過100萬人次。2018年突破400萬人次，實現旅遊收入6.2億元。



◆「莞香文化」被引入省委黨校課堂。作者供圖

進而，莞香的「文化生態」和「產業生態」從寮步鎮輻射整個珠三角及粵東粵西地區，並與周邊省份形成聯動。目前，廣東全省沉香種植面積已超過100萬畝，海南、福建、廣西、雲南等省也共計種植了100萬餘畝，為沉香產業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原材料基礎。可以說，在整個嶺南地區，沉香產品加工及衍生產業鏈已經初步形成，並推動以沉香文化和沉香產品為特色的沉香文旅產業蓬勃興起。

由於莞香所兼具的文化性、歷史性、經濟性等特質，「莞香文化項目」系列工程的成功推進，對東莞城市形象定位、沉香產業發展及相關文旅產業的聯動，都起到了明顯的牽引作用。因此，廣東省委黨校將其作為「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典型事例引入課堂，深入挖掘莞香的精神氣質和人文情懷，喚醒莞香貿易蘊含的「一帶一路」歷史記憶，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文化紐帶。

聽着教授在講台上將莞香的歷史、產業和文化娓娓道來，大開眼界之餘，不禁悠然神往。也許，天然香料結合傳統文化，祛病療傷與修身養性兼具，沉香產業及其文化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機遇，以適應現代社會品質生活之需。有道是：

人道神農開大荒
引來嘉木蔽南疆
凝脂一滴三江醉
文脈千秋入莞香

字裏行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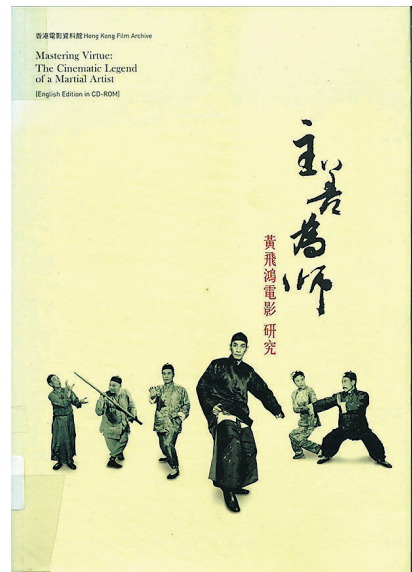
◆ 黃仲鳴

飛鞋記

童時住在灣仔告士打道，鄰近有家所謂「黃飛鴻國術社」，主事者為莫桂蘭，據云是黃飛鴻第四任妻子；除授武外，還醫跌打。那時我已知黃飛鴻這名字，皆因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電影大行其道，亦跟長輩在戲院看過，卻不甚欣賞，蓋打鬥殊不刺激，不及曾目睹灣仔街頭飛仔開片那麼狼狽和血腥也。

當年也，童蒙一名，也沒登門一觀那個莫桂蘭的廬山真貌。

1990年代，看徐克導演，由李連杰主演的黃飛鴻系列電影，赫然出現一個由關之琳主演的十三姨。此姨由外國留學回來，既懂英語，又懂攝影，不僅此也，美艷如花，配上瀟灑的李連杰，實為電影添色不少。於是十三姨的原型即來自莫桂蘭之說甚囂塵上。十三姨當然是編劇家的虛構之說。其時年已長，頓勾起告士打道莫桂蘭武館的回憶，於是四出尋莫桂蘭的資料。當時武館已不在，莫桂蘭亦已逝去。後讀朱愚齋《嶺南奇俠傳》，有段述莫桂蘭的，看後不



◆這書對歷來的黃飛鴻電影，都有詳述和研究。作者供圖

禁莞爾。莞爾者，乃莫桂蘭之貌，與關之琳既有天淵之別，而莫亦沒留學，只懂武功，大勝十三姨也。

朱愚齋說，莫桂蘭「貌雖非極陋，然薄有痘癍」，加上「性極潑辣」，「年過花訊」，「亦無敢問字」者。她和黃飛鴻的結緣，實緣有一次，她隨二孀前往佛山登瀛鄉觀看神誕大典。黃飛鴻表演武功，慕名者湧至，圍觀如堵。

二孀與莫桂蘭打賭，敢掌摑台上黃飛鴻一巴，即輸百金。莫桂蘭年少氣盛，一口應承。但如何能掌握此武術大師？實一籌莫展。所謂天降良緣，黃飛鴻所穿布鞋，一踢之下，竟然飛脫，擊中台下莫桂蘭之額。莫桂蘭乘機直奔上台，大興問罪之師，「以掌批其額」！

這一「批」，黃飛鴻竟不怒，還施禮道歉。黃飛鴻徒弟，觀莫不愕然。其後，黃飛鴻查悉二孀住址，派人登門求親。黃飛鴻年近六旬，曾先後娶三妻皆歿，群雛繞膝，一介武夫，如何理家？據朱愚齋說，莫桂蘭幼習武，景仰「飛鴻名震百粵，不失為一英雄，得與之婚，亦屬幸事」。良緣遂訂，莫桂蘭時年19歲。

莫桂蘭隨夫婿，也得所傳。黃飛鴻逝世於1925年；莫桂蘭1936年即移居香港。1982年去世，享年90歲；可惜看不到徐克的十三姨了。

徐克的十三姨靈感何來？真的與莫桂蘭無關？據云，莫桂蘭為黃飛鴻第四妻，子女及門人皆呼她為「四姨」，粵語中「四」與「死」音近，為討口彩，大家便以「一三為四」，而呼為「一三姨」，「十三姨」便由此而來。

《嶺南奇俠傳》坊間已難尋。蒲鋒、劉欽主編的《主善為師：黃飛鴻電影研究》(香港電影資料館，2012年)，其中有一輯《朱愚齋小集》錄有這段姻緣的前因後果，可找來一看。而書中對歷來的黃飛鴻電影，都有詳述和研究，圖文並茂，是部不可多得的好書。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悼念楚原：解讀楚原麻雀喻人生



「北」嘞，睇你「杯莊」，都唔打得幾多鋪嘍呀！



而家我咁嘅環境，係咪即係楚原話齋，打到「北風」呢 hea?



照楚原叫講：死就一世，唔死就大半世！認同！Die, whole life. Not die, most of the life.



倒數奇鐘(Countdown clock)

人生出嚟原來已經嘍身上面掛個生命「倒數時鐘」！

《粵語講呢啲》

悼念楚原：解讀楚原麻雀喻人生

2018年，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得主楚原領獎感言人生，可謂字字珠璣、發人深省，盡顯其文采與智慧、豪情與感性。當時83歲的楚原在台上稱：唔講你唔知呀，人生原來同打麻雀一樣嘍呀；有東西南北風嘍，你打到北風嘍時候，又係另外一個人生！

懂「打麻雀」(打麻將)的人都知道，到了北風，即便有「杯莊」(連莊)的機會，也打不了多少「鋪」(局)！那楚原想藉此表達些什麼呢？

對所有人來說，廣東人就以下一個適切不過的描述：

死就一世，唔死就大半世
(Die, whole life. Not die, most of the life.)

對有歡愉豐裕晚年的人來說，李商隱《登樂遊原》中提到：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意謂晚景雖美好，惜不能久留；時日無多了罷！

楚原用打麻雀來比喻人生，他所指的應是打的最後四圈。套在人生上，假設你有80多歲命，東風應該定在60歲，每五年轉風一次：東

風60歲、南風65歲、西風70歲、北風75歲。到了北風，照推算，你在世上的日子就頂多十多年，意味着人生已進入「倒數」階段。

只剩下這不很多的時間，可做些什麼呢？一個七零後著名的美國作者 Donald Miller 這樣說：

Our lives have a countdown clock that we can't see. Mine reminds me to only do work that matters.

意思是：生命中有一個我們看不到的「倒數時鐘」，我提醒自己只去做相關的事。

就是說：

有些事要做，有些事不要做
應該要做的有：

珍惜與家人相處、與朋友相聚的每一刻
應該不要做的有：

不再執着「名」與「利」
「名」，帶不上天堂；「利」，帶不進棺材

正是：

萬般帶不走
美國黑人人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曾這樣說：

Hate is too great a burden to bear.

意思是：

放下那不勝負荷的仇恨。
看來，千萬不要做的有：

不再懷仇記恨
懷仇記恨，人便鬱鬱寡歡
憂愁懸慮，人便容易生疾
拋卻怨仇，人便心寬體健
愉快樂觀，人便強壯長壽

記仇真是百害而無一利，正因：

記仇只會令自己活在痛苦的回憶中，
無形中用上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
記仇不是不放过別人，而是不放过自己；
放人一馬，亦即放自己一馬。

記仇令人很累；
不記，說不定可多活幾年啊！

可能大家沒有留意到楚原已於同場解讀了其麻雀喻人生妙論；就讓我們重溫一下：

管他天下千萬事，閒來輕笑兩三聲。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到老嘍時候，
無論外面發生咩嘢事；
管他喜怒哀樂，管他恩怨情仇；
全都當佢咁菩提明鏡，笑下就算喇！
當中寓意明顯，一言以蔽之：

笑看人生

總的來說：楚原所指的「另外一個人生」，就是一個「豁達人生」。其實「豁達人生」並無時間限制，早早就應該這樣罷！

若然對積極的人來說：

一起身，又係另外一個人生！

來鴻

◆ 魏以進

映山紅的懷念

在我的家鄉魏家坡對面的南埗，有一座烈士墓。1949年的春天，一位叫劉西年的游擊隊員在和國民黨地方武裝的殘敵交火時，不幸中彈犧牲，被鄉親們掩埋在山坡上。漫山遍野的映山紅開得正旺，像成群結隊的杜鵑在啼血。解放後，地方人民政府組織村民前去給他掃墓，墓上時常插滿了紙花，但更多的是鮮艷的映山紅，微風一吹，像一團團火焰在燃燒。

等到我上小學時，也和同學們在老師帶領下去給這位犧牲在他鄉的山東人掃墓，寄託哀思。那時年幼，尚不懂得懷念的內涵，只是覺得離開了教室，外面的空氣格外清新，還能在山上瘋跑，童年的無拘無束於是在林間一點一點放飛。滿腹狐疑的我，不太理解給一個不認識的人掃墓，有限的認知讓我困惑不已。後來大了才慢慢知道，一個北方人，不遠千里從泰山之東來到分鄉大地，穿行在魏家坡附近，幫助鄉親們剿滅國民黨地方武裝的殘餘勢力，直至最後捐軀，那叫為信仰而獻身。父親生前對我講，這個山東人倒下時還是個小夥子，身材魁梧，一臉的英俊，說話很好聽。他離開時常挎一把盒子炮，眨眼間就能掏出來上膛瞄準，直指目標。一個人逝去，為了更多的人更好地活着，更多的人就不會忘了這個逝去的人。每到清明時節，除了政府組織的統一行動，不少鄉親還自發前去上墳，培

土，祭掃，老漢會滿滿倒上一杯自己釀的包穀酒，細心的大娘知道山東人愛吃大葱和煎餅，就在墓前悄悄放下捲着蒜苗的雞蛋餅。這個犧牲的外鄉小夥子並不孤單。

那天，我們班的同學又一次來到劉西年的墓前。我們排成四隊，先默哀，然後依次獻上白色紙花，朗誦自己寫的詩。雖不成文，但心是誠的，情感也是真的，讀着讀着就忍不住流下了淚水，彷彿裏面躺的是自己的一個親人。臨別時，我看到映山紅在春天的陽光下搖曳，就跑到前折了好幾枝插到了劉西年的墳上。回學校後，寫了一篇短文，我還記得其中的幾句：劉西年是個外鄉人，為了我們這個地方的解放，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當映山紅開遍原野的時候，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一定會站在村口上墳，等他回去，等他回去給逝去的親人上墳，插幾枝映山紅，讓映山紅像火炬一樣在風中燃燒，把懷念託付在跳動的火焰中。映山紅開了，他卻倒在了我們這裏的山坡上，我們在他的墳頭插滿了映山紅。無論在哪，我們都不會忘了這個為了解放我們的家鄉而慷慨赴死的人。

離開魏家坡多年，映山紅依舊年年開放，紅得像火，粉得像霞。轉眼又是春天，我和家人在門口河邊挖野菜，看到了山坡上的劉西年墓，政府還在公路邊立了牌子，電腦打印的紅色字跡格外醒目。七十多年過去了，一個人還活在這麼多人心，不能不說是一道人文景觀。我的家鄉魏家坡，呵護我出生長大的魏家老屋，與劉西年密不可分。劉西年是當年縣大隊的一名游擊隊員，而領導縣大隊的縣委縣政府就是在魏家老屋成立的，老屋就像一個紅色搖籃，孕育了新生的地方政權。老屋如今也被掛牌保護，許多人前去瞻仰，承載着紅色記憶的土牆吊樓子屋彷彿古老的媒介與載體，默默述說着歷史與空間的故事。

留下老屋，立體記錄過去，是我父親的決定。父親生前也是個老師，門下弟子無數。他一生耿直，雖低微，但低微的骨頭裏也有江河，信念的大廈支撐了他苦難的一生。劉西年為了信仰經山歷水，長眠在了開滿映山紅的山坡上；只要映山紅一開，他的形象就會浮現在鄉親們的腦海。父親雖沒有打過仗，但在一輩子的教書生涯中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和劉西年一樣，在不同的年代為國家做着同樣的貢獻。映山紅雖會凋謝，但能在春天點燃希望的火焰。

今年的映山紅開得特別艷麗。滿眼蔥蘢的山坡上，映山紅像調色盤裏的紅心與眉痣，滿含深情，裝點了家鄉的容顏，把懷念和追憶塗在了年輪上，一圈一圈蕩漾開去。就像劉西年，為了信仰，出生入死；也像父親，為了事業，鞠躬盡瘁。

清明情絲 清明時節 詩詞偶拾 承鈞 俞慧軍